

<<浪漫主义的根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3994

10位ISBN编号：7544703991

出版时间：2008-03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英] 以塞亚·伯林

页数：183

字数：142000

译者：吕梁,洪丽娟,孙易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浪漫主义的根源>>

###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 <<浪漫主义的根源>>

###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

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

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

## <<浪漫主义的根源>>

### 书籍目录

编者序一 寻找一个定义二 对启蒙运动的首轮进攻三 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四 拘谨的真正父执五  
奔放的浪漫主义六 持久的影响参考文献索引校后记

## &lt;&lt;浪漫主义的根源&gt;&gt;

## 章节摘录

一 寻找一个定义 也许你们期待我的演讲一开始就给浪漫主义做些定义，或者试图做些定义，或者至少给些归纳概括什么的，以便阐明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到底是什么。

但我不想重蹈这种窠臼。

杰出、睿智的诺思洛普·弗莱教授指出，当一个人意欲从事对浪漫主义课题的归纳时，哪怕只是无关宏旨的话题，比如说吧，英国诗人萌发出了一种对待自然的全新态度——姑且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吧，他们的态度完全迥异于拉辛和蒲柏的态度——就会有人从荷马的写作、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时期的阿拉伯史诗、中世纪西班牙诗歌中，最终从拉辛和蒲柏的诗中找出相反的证据。

因此我不准备归纳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传达我所思考的浪漫主义的含义。

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

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

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脚印指向一个方向；又如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

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般地涉足这个领域。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

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

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

不仅是思想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

任何时候观察一种独特文明，你都会发现这种文明最有特色的写作以及其他文化产品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支配着写出这些东西的作家、画出这些东西的画家、谱出这些音乐的作曲家。

因此，为了确定一种文化特征，为了阐明该文化的种属，为了理解人存身其间思考、感受、行动的世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地分离出这种文化所遵从的主导模式。

以希腊哲学或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学为例。

如果你阅读，比如说，柏拉图的哲学，你会发现支配他的是一种几何或数学模式，很明显，他的线性思维原则基于如下的观念——即存在某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真理，由此，人们可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得出某种绝对正确的结论；人们可能通过柏拉图所推崇的这种方法获得绝对的知识；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获取的绝对知识，只有我们能够获取这种绝对的知识。

几何学，或者说广义的数学，堪称这种绝对知识的范式，最完美的范式。

根据这种绝对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一切苦难、怀疑、无知，人类的各种罪恶、愚蠢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原则，或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当然也影响了具有类似信念的文艺复兴思想家，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思想家，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纪思想家，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果不是绝对的话——达到某种近乎绝对的真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 and 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这是一种模式——我仅以它为列。

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从不可认知但又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模式认知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

## &lt;&lt;浪漫主义的根源&gt;&gt;

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

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独裁者。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一种与上述文化平行的文化，即尚具可比性时期的圣经文化与犹太文化。

你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主导模式，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生活的信念，源于父与子的关系，也许还源于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

人们据此解释自然和人生。

这种基本的关系——比如父子之爱、兄弟情谊、谅解、尊卑之间的等级关系、责任感、僭越、罪孽以及由罪孽派生出来的赎罪需要——这套综合属性成为创造《圣经》的人们以及深受其影响的人们解释整个宇宙的依据，但对希腊人来说纯属不可理喻。

比如一首为人熟知的圣诗。

当赞美诗的作者说：“以色列出了埃及……沧海看见了就奔逃，约旦河倒流。

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大地“因见主的面便要震动”。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这完全无法理解，因为关于世界亲自应和神的命令的信念，关于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有生命的事物还是无生命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根据人类的关系，至少要根据时或神性时或人类的人格关系来解释的观念，都与希腊人关于神以及人神关系的观念相去甚远。

因此，对于那些受到犹太影响、习惯从神迹启示的角度阅读的读者来说，他们在阅读希腊人的作品时，很难领会为什么希腊人缺少责任观念和义务观念。

让我来尝试说明一下不同的文化模式会显得多么陌生。

为了追溯意识变迁的历史，我必须这样做。

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可尽数的革命，但有时很难追溯这些革命的本源，因为我们笼而统之地认为所有的革命好像都一样。

维柯这位意大利思想家，大概是第一个使我们关注古代文化陌生性问题的人。

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纪盛极一时。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生活贫寒、声名隐微的人也曾盛极一时。

比如，他指出，一首著名的拉丁六韵诗的结尾“Jovis omnia plena”（朱庇特主神遍及一切），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就有些不可理喻之处。

一方面，朱庇特是一个投掷雷电的大胡子神灵。

另一方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omnia”——都被这长着大胡子的神灵“充斥”了。

维柯充满惊人的想象却又中肯地指出，那些与我们相距遥远的古代人，他们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肯定大相径庭。

他们就是能够构思出来这种想法——他们的神灵不仅是一个掌管神祇和凡人的大胡子巨人，而且充斥了整个天空。

再举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例子。

当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友谊这一主题时，他出乎我们的意料地说，朋友有很多类型。

比如，有种友谊指两人之间热烈的爱慕之情；另一种友谊却存在于人们的商业关系之中，存在于贸易往来之中，存在于买卖过程之中。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世上有这两种类型的友谊并不奇怪：有些人会全身心投入爱中，至少是对爱怀有满腔热情；而有些人只有买卖鞋子的关系——但二者都可以视做友谊。

不过，这个事实，也许，在经过了基督教，经过了浪漫主义运动，或者别的什么运动之后，在我们看来，就显得不可思议。

我举这些例子仅仅是要说明古代文化比我们想象的要陌生得多，人类意识已经发生过很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只有通过通过对古代著作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才能体察得比较清楚。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例证。

我们可以把世界看做有机的——就像一棵树，各部分共生共存，互相依赖——也可以用机械论的眼光

## &lt;&lt;浪漫主义的根源&gt;&gt;

认知世界，把世界视为一些科学模式的结果，其中各部分并不唇齿相依，国家，或者其他的人类制度都是一种零件，只是用来推进人的幸福，避免无谓的伤害。

这些极不相同的观点，属于不同的思想背景，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

恰巧成为规则的是那些获得优势地位的学科——比如说物理、化学——作为富有优势的学科，它支配自身发展的想象，在其他领域得到应用。

在十九世纪，社会学成为优势学科；在我们这个世纪，则是心理学大领风骚。

我的论题是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如此巨大而激进的变革，浪漫主义之后，一切都不同了。

这将是我要集中论述的观点。

浪漫主义从何处兴起？

当然不在英国，尽管从理论的层面来讲，无疑始于英国——所有历史学家都会如是说。

无论如何，英国不是浪漫主义以最戏剧性方式展开的舞台。

这里就生发了一个问题：当我谈论浪漫主义的时候，我指的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似乎正在说它是的），还是一种与特定阶段无关、不受其控制的普遍的精神状态？

赫伯特·里德和肯尼斯·克拉克都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永恒的精神状态。

肯尼斯·克拉克在哈德良的诗句中找到了浪漫主义的证据；赫伯特·里德也找到了很多例证。

在浪漫主义研究方面著述甚丰的塞埃男爵列举出柏拉图、普洛丁和希腊小说家赫利奥多罗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认为他们都是浪漫主义作家。

事实上可能正如他所说，但我不想涉足这方面的研究。

我所要论及的浪漫主义有时间的限定，我无意涉及永恒的人类态度，只想关注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某次变革。

因此我准备将注意力集中到十八世纪的后期。

变革发生，不在英国，不在法国，而是在德国。

根据通行的历史观和历史变革观，我们理解的十八世纪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从法国的十八世纪讲起吧。

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一切都平静安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人们都遵守规则，理智高于一切，理性主义步步推进，教会势力节节败退，非理性的东西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

到处都是安宁的气氛，到处都是雅致的建筑。

到处都信奉普遍理性不仅可以用于人类生活而且也可用于艺术活动、道德、政治哲学。

再后来，一种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袭来了。

出现了情感和热情的大爆发。

人们开始对哥特建筑，对沉思冥想感兴趣。

他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忧郁起来；他们开始崇拜天才汪洋恣肆不可名状的想象力；他们开始背弃对称、优雅、清晰的概念。

同时，其他的变革也在发生。

大革命爆发；人民不满，国王掉了脑袋。

恐怖降临。

两场革命之间是否关联，这点不很清楚。

当我们阅读历史，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在十八世纪末，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了。

起初似乎风平浪静，随后便有了突变，一些人欢迎它，一些人谴责它。

谴责它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优雅和平的年代。

不明了这一点的人就不懂得真正的生活的愉悦（*plaisir de vivre*），塔列朗如是说。

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做作虚伪的年代，而革命开创了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人与人之间更易理解的统治。

不管怎样，问题是：所谓浪漫主义革命——一场艺术和道德领域里全新的动荡变革——和通常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如何？

在巴士底狱废墟上起舞的人们，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人们，可是受到天才崇拜热的影响，或所谓突然爆发的情感主义的影响，或把西方卷入骚乱洪流之中的思潮影响的同一拨人？

## &lt;&lt;浪漫主义的根源&gt;&gt;

显然不是。

可以肯定，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信念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浪漫主义通常与之关联的理念即独特性、深刻的情感反思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二者的差异胜于相似性，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那么如何解释卢梭呢？

卢梭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正确的称谓。

但导致了罗伯斯庇尔思想形成的卢梭，导致了雅各宾派思想形成的卢梭，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个与浪漫主义有明显联系的卢梭。

这个卢梭是写出《社会契约论》的卢梭，这部经典著作谈到了回归人类共有的原初法则；谈到了施行普遍理性的统治而不是情感的统治——普遍的理性能将人们联合在一起，而情感却会分裂人们的联合；谈到了普遍公正与和平的统治——普遍公正与和平能消弭那些使人情智分裂、人与人之间紧张对立的冲突、骚乱和动荡。

因此，要看清浪漫主义的剧变和政治革命的关系还非常困难。

何况还有工业革命，与此也并非没有瓜葛。

毕竟，思想不能繁殖思想。

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对于人类意识的剧变负有相当的责任。

眼前亟待解答的问题是，又是工业革命，又是古典主义庇护下的法国大革命，又是浪漫主义革命。

比如，就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伟大艺术来说吧。

如果你看大卫的大革命绘画，你很难把它与浪漫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

大卫的绘画有一种雄辩，一种雅各宾党人严峻的雄辩力，令我们想到斯巴达，想到古罗马。

它们传达了一种对于轻浮、浅薄生活的拒绝姿态，令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萨伏那洛拉，还有马布利这些人，他们曾以普遍永恒的理想的名义谴责他们时代的浅薄。

而浪漫主义运动，正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是对各种普遍性的激烈反叛。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我如何理解这场突变，我为什么会认为在那些年里，也就是1760年到1830年之间，变革发生了，欧洲意识领域发生了一场剧变——为了让大家明白我这些想法依据何在，我想先举个例子。

设想你在西欧旅行，就说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欧吧。

设想你在法国，与维克多·雨果那些前卫的年轻朋友交谈。

设想你到德国去，同斯塔尔夫夫人拜访过的人物交谈，正是她把德意志精神介绍给法国人的。

设想你遇到浪漫主义理论家施莱格尔兄弟，或歌德在魏玛的一两个朋友，比如寓言家、诗人蒂克什么的，或任何与浪漫主义有关的其他人士，以及他们在大学的追随者，那些深受诗人、戏剧家、批评家作品影响的学生、年轻人、画家、雕刻家。

设想你在英国与某人交流，此人深受柯勒律治影响，或最受拜伦影响，或与受拜伦影响的任何人交流，不论他在英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还是远离莱茵河、易北河。

设想你和这些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辙。

他们认为，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

你会发现他们对知识或科学进步根本没有兴趣；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对幸福没有兴趣；他们对于为了找到个人的社会位置而去适应社会，与政府和平共处，对国王或共和国保持忠诚特别没有兴趣。

你会发现，常识、温和适度的态度与他们的思想毫不沾边；你会发现他们相信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性；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难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往往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

理想主义的信念，不是哲学层面的信念，而是需要行动来实践的信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准备为某种原则或某种确信而牺牲的精神状态，一个永不会出卖信念的精神状态，一个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信，他愿意这样）。

这种态度以前不曾多见。



## <<浪漫主义的根源>>

人们所钦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信仰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信仰。

## <<浪漫主义的根源>>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你能听到语言的洪流不断膨胀，相互撞击，一次次地汹涌澎湃……发人深省，激荡人心，充满自然的原始张力。

这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核心所在。

——Key Reporter （本书是）以赛亚·伯林的巅峰之作。

——《星期日独立报》 阅读它，是一次令人兴奋不已的思想挑战。

——《时代周刊》

<<浪漫主义的根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